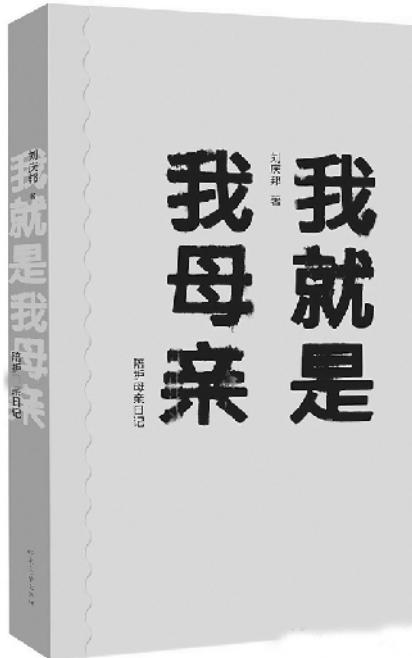


# 母亲就是我的信仰

——听刘庆邦老师周口师范学院授课随感

■高明天



《我就是我母亲》

刘庆邦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前些日,适逢清明临近,著名作家刘庆邦再次回乡签名赠书讲学。匆忙三天里,他相继在沈丘槐府、周口师范学院和淮阳莲舍举办了三场签名赠书暨讲学公益活动。

本人有幸参与并聆听了刘老师在周口师范学院的讲课和签名赠书活动,拜读了他的日记体非虚构新作——《我就是我母亲》。在周口师范学院偌大的礼堂里,刘老师通过解读《我就是我母亲》的创作由来,在表达母爱艰辛与伟大的同时,很精炼地阐释着孝道,结合当下传统文明礼仪的淡化缺失,殷切召唤传统孝道与乡村文化的回归与振兴。

久闻家乡出了位大作家,缘自刘庆邦老师连续六年在沈丘槐府的签名赠书活动。刘庆邦老师的演讲,始终把文学创作的理论融合在真实情感的生活历练中。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引人入胜,余味无穷!承蒙大家之教诲,使我对生活和工作的原本认知得以梳理和醒悟,对母爱和孝母的知念得以重造和洗礼。

刘庆邦老师十五年来对母亲的追忆,用心奉行孝道,用每年定期两次的风雨无阻的回乡祭奠,感恩母爱;以《我就是我母亲》纪念母爱、继承母亲遗愿、献礼清明节。有感于斯,回顾母爱深情,我也禁不住千遍万遍地默念——我就是我母亲!

捧书在手,同很多人有一样的疑问和惊诧,为什么书名是《我就是我母亲》?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听完报告,再品读此日记体纪实作品,才感动该书名用典之深、用情之真,才惊奇于该书名之精妙!

《我就是我母亲》的定名、立意和内涵有着多层次的表达,非有刻骨母爱情怀不解其惑,非有艰辛生活磨炼难以共鸣,非有文化公益心和社会责任心不谙其意!作者正是以精准的文字、独特的语句表达了其丰富的情感,既是为该书准确定名,为情感命名,又是为孝道定了名!

第一层面的表达,源于作者与母亲相貌的近似。大凡与母亲见过面的朋友,总是说看到作者,就会立刻回想到其母亲的音容笑貌。这也正是为了纪念母亲和记住母亲的最直观最简练的表达。

第二层面的表达,是从血脉和生理上的定名,我就是母亲生命的延续,我就是母亲生命基因和灵魂密码的继承——我当然就是我母亲!

第三个层面,则是在精神上和灵魂上的诉求,我们都承载着母亲一生最善良的愿望,要通过不断修炼和修行,完善自我,使母亲的灵魂和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这是对母爱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时时刻刻自我警醒,不辱使命,无愧于“我就是我母亲”!

《我就是我母亲》通过对母亲的追忆,以自己的深情怀念,以赤诚孝心,感动社会;以公众人物和文学大家的影响力,力行孝道、弘扬孝道。

“谁说没有信仰,母亲就是我的信仰!谁说没有宗教,母亲就是我的宗教!”

立身立言先听母亲的话,千好万好母亲对你最好!

小到一个家庭,需要敬爱的是母亲;身在一个单位,需要敬畏的是职业操守;远离家园,需要回报的是故乡;大到一个社会,需要敬畏的是孝道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孝道文化是最具正能量的传统瑰宝,是一切传统文明的根基。只有常思养育之恩,常怀反哺之情,才能正本清源,自带光芒;只有孝道为先,才会一家和睦,社会和谐;只有尊奉孝道,遵从母命,生命能量才自会强大,人生使命感才倍加强烈!

试问,刘庆邦老师巨大创作能量的源泉是什么?

试问,刘庆邦老师那平和慈爱下的生命激情与生命取向高度的内核是什么?

其实,就是平常而神圣的母爱,以及刘庆邦老师的孝心。

读《我就是我母亲》,从刘庆邦老师的拳拳爱心里,感悟和分享到了更真切的人生追求,更充实的人生体验,更巨大的人生能量!

我就是我母亲——短短六个字,神圣不可侵,厚重不可移,情浓不可轻。

我就是我母亲——有道家的哲理内涵、佛教的生命轮回和神学的感情寄托。

我们要敢于郑重承诺和虔诚宣誓——我就是我母亲!

我们理当日念三遍,三省吾身。从此,我们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命就有了责任与担当,我们的生活就有了理想与激情,我们的拼搏就有了动力与勇气!

文坛走笔

## 为文第一要激动

■梁衡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看此情此景又可写一篇好文章了。但我大多数情况下却心静如水,没有创作的激动。

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你可能在学识、技巧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就像一座火山要等百年千年才喷一次,也可能永远地怀抱岩浆,沉默不语。所以,为文第一要激动。

文章之有激动和无激动大不一样。有激动为真文章,能感到作者想说话,说真话,读者就有新感觉,新启发。无激动,作者所写必抄袭,必重复,必说教,读来令人心烦。

无激动之文有四种。一是新手学而为文,比如学生作文。这时作者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文字技巧,训练文字的驾驭能力,布局得当,文字通顺皆可,重在学形式,还不能一气贯文中,所以也多找不到什么激动之情。

二是外行为文。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当作家的料,但是对写作十分爱好,十分投入,而且自以为找到了感觉,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地写。实际上他是在依样画葫芦。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那个激动点,没有找到进山的路。如果他有发表的条件,就更促成了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他一生就这样穿着皇帝的新衣,出席作家会议,上台领奖,为人签名等等。

三是匠人原地踏步为文。有的人确实写过几篇成名作,但是再找不到新突破,又不甘心被人忘掉,就在自己原有的高度上不断重复。像一个匠人,在熟练地工作,所提高的只是技巧与速度,设计造型没有新突破,上不到大师这个台阶。

四是老手敷衍为文。文章写多了就累人,名家也难篇篇激动,老手在为文债所逼时也会敷衍为文,并不去动真情。就像一个名演员,一生总演这一出戏,也有腻的时候,场场激动受不了。这四种人,第一、二种是根本不知道为文要激动;第三种是丢失了激动;第四种是懒得激动。

为文为什么要激动?就是为了产生一种爆发力、爆炸力,这样才能震撼人心,感动读者。读者捧读一篇新文章前,本来心静如水,全靠作者这一粒石子投入他心海之中,激起情感的涟漪。能不能投得准,是关键。而投之前,又要看作者是不先激动,即先产生投的欲望。

刘勰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心不动,难为文。如果作者心如止水,怎么能期望读者

其心如沸呢?激动者,情为所激,心为所动,实际上是一个由事物到作者,再到读者的连续过程,必得“双动”才行。

作者不动情,不能为文;就算为文,读者不动心,不算好文。所以这个激动点一般要找在时代和大多数人的共振点上,才能收大激动、大影响之效。比如,家家婚丧嫁娶,都有个人之喜,个人之悲,但这并不是社会全体之喜、之悲,这种文章写出来自己激动,别人并不激动。这就是为什么小情小景不足取。凡历史上留下来的名篇都是大激动之文。虽也有取之常情常景者,如朱自清《背影》,但实际上它是寓共性于个性,揭示出人伦之大情。

怎样才算有激动之文呢?简单说,就是无中生有,死中求活。无论是作者内心平静的世界,还是外部的客观事物,原本是孤立的,不成文章。只有两相一激,便无中生有,生出新的思想,便有死寂之中忽然跃出活灵灵的情感。像春天第一声春雷,震醒冬眠蛰伏之物,像春雨湿润土中的种子,催生新芽。作家的修养学识经外部事物一激,就如原子辐射使生物变异,可以激发出想像不到的新思想,新情意,新文章。

作家许多时候并不想为文,但忽遇外事外景所激,反会顺手写出一篇好文,正所谓“文章乃天成,妙手偶得之”。我写过许多山水文章,对象都是万年旧物,前人咏过何止千遍,但仍觉有可激动之处,也写过许多人物,都是古人故人,别人也多有抒写评点,但仍有激动我的地方。

也有许多的山水人物看过想写过不知多少遍,但就是不想写,因为我还没有发现激动我的那个点。一个作品的成功,概括来说是“二次激动”“三点一线”,先要作者激动,并发而为文,像杜甫那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再用这种文章去激动别人,才会引发洛阳纸贵。作者、写作对象、读者三点一线,在激动这根弦上共振才行。鲁迅说写不出时不要硬写,不激动时,就不要提笔。

(摘自《梁衡杂文集》)

